



於祭從禮 修道之入口（上）

◎ 黃淥淮

老前人回天繳旨之際，諸多前賢跪哭不知何以為宗，慟哭無以為對；但身為後學者，當思索如何發揚其精神與宗旨，試圖跳躍與師尊、師母去銜接，引領有緣者進入「一以貫之」的領域，始為吾輩之責矣。

一貫之修行以禮為先，其修之煉之，皆由此開端，然試問有悟否？在數十年的禮拜中，其義理內涵者何？是否值得鑽出一點細縫，試圖找出一條往上天之坦途呢？特此論之。

因著時代的變遷，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和古人漸行漸遠；思維的方向與

模式，與聖人背道而馳。因為心靈空虛之緣故，無數之眾投入道場修行，雖云修行者愈是多，災難當遠離才是。然，災難不減反增。也許有人說：道劫並降之故。也有可能上天一時被蒙蔽，或有可能修者的內心走了樣。前者機會微乎其微，後者因人的關係，善於偽裝，長於創造良好的局面，其問題似乎較大一些。

修行，著重的是方向，方向偏，窮極一生一世亦觸摸不到邊。因為，今之許多修者著重的是宗教、是教派、是單位，顯然本欲去約束，反被框框

所圍。試想著，道是無形、無名、無情的，怎可能被框框給限制呢？相信宗教之原先本意，乃是一種教化，創立者從來沒有創立過，是後來人為某因素借其而創立，基本上雖符合原意；但因時間、空間及生活環境、條件改變了，其核心價值漸被遺忘了，多多少少已偏移了本意。

不論如何，只要自心能夠圓滿，理路皆通則可，所謂「條條道路通羅馬」，修行亦同，任何角度切入，都是回家的方向。故而對修者本身而言，在接受教化、教育時，旨在悟其真理之融通，所謂「守其神，勿守其形」是也。

退而求其次

《道德經》第38章：「……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……」

修道，字面上即知以「道」為依歸；如有些許偏差，即刻修正自己，因為離道不遠，故隨時可以再步上道之軌跡。然，道軌遠矣，只好以修德來趨近於道。若失德遠矣，則以修仁義來因應，甚而今日再退而求其次，以禮來端正自己。此章後面接著又說，「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」，人

從道滑落到禮，有一天也可能把持不住而失禮、失智，甚至失信；道的力量微弱，人之私心強大，而天下之亂則由此開始！

今人，以禮為端，而禮者首重「誠於心」，次言「恭於身」。誠於心即是內心沒有機巧、應付等心態，則身之行為必然恭敬有加。我們看看周遭，再看看自己，鞠躬時點點頭，應付了事；跪拜時身不柔、意闌珊，似乎「失禮」了。仙佛看了眾弟子的叩首，實在不敢苟同，跳出來說出了弟子們的問題點：

叩首時，身不端，歪曲抖動，頭不低下者，不如不叩。

叩首時，心不靜，胡思亂想，不能清靜者，不如不叩。

叩首時，心不專，人在叩首，心不在焉者，不如不叩。

叩首時，意不誠，馬馬虎虎，草草了事者，不如不叩。

叩首時，如趕場，為達定數，叩首飛快者，不如不叩。

「禮」是每天的功課，也是修煉的法門，若自己仍然隨意應事，對仙佛而言，毫無影響；反之，對自己的影響可大了；不但沒有達到修煉的目的，更重要的是自欺欺人。欺騙別人

還有可能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，欺騙自己所為何事？

穆斯林每天五回向麥加默禱；佛教之早、晚課；一貫道之早、午、晚獻香，都是修煉的基本功課；一樣的功課，有人悟，有人悔，其問題在「誠於心」與「恭於身」的落實度而定。故而共修時，可以相互提醒、彼此鼓勵，其精進也速；若在家自行修煉，是否會因凡事，而敷衍了事，而有自欺欺人之心，端看自己。除此之外，心靜、身定、意平乃是修煉的基本條件，諸君可自行悟行之。

由禮開始 祭祀檢驗

《論語·先進篇》第12章，原文如下：「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『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』曰：『敢問死。』曰：『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』」

在道場學習，每釋此段經文，都被教導的比較偏向《論語注疏》中何晏的集解所解釋的：「鬼神及死事難明，語之無益，故不答。」故而延續數十年，皆認為此乃鬼神及死後之事，很難以去充分明瞭，再針對問題來討論已無什麼意義。因此，發展出來的說詞是：「不知生從何來，怎知死從何去？」

然而，宋朝理學大師朱熹在《四

書章句集注》的解讀卻有所不同。朱夫子說：「問事鬼神，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。……然非誠敬足以事人，則必不能事神；非原始而知所以生，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。」

清朝趙佑《四書溫故錄》的解讀與詮釋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則認為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此孔夫子所以正答子路之問也，可謂至簡明矣。趙佑認為孔夫子已然正面地回答子路所提的問題，即所謂「答案即在所問之處」。後學認為此種詮釋較為貼近修行者的思維，也合乎「人道盡，天道近」的概念。

禮與祭，互為因果關係；禮，是平日的修煉；祭祀是對修煉的檢驗，兩者不應二分法。因此，吾輩雖有禮的形式，卻無真誠的恭敬；雖有祭祀的作為，但沒有深入的慎終追遠。禮和祭，雖屬平日生活，然道不離生活，當然修道在平常中，不是嗎？

在《論語·述而篇》中，孔子與子路對於祭祀與祈禱的認知也有極大的差距；原文如下：「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『有諸？』子路對曰：『有之。誅曰：『禱爾於上下神祇。』』子曰：『丘之禱久矣。』」

簡言之，某次孔子病得重，子路

關心孔夫子病情，就請求代替夫子祈禱於神祇。

孔子說：「有這樣的事嗎？」

子路回答說：「有的。誄詞有云：『為您向天地神祇祈禱。』」

孔子聽了就說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

孔子之言，表面上是他本人已經向上蒼祈禱很久了。深究此段對話的脈絡，及孔夫子一貫思維，其涵義是求人、求神，不如求己；或者說，人之一生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何需有求於鬼神。子路尚執著於祈禱的外相形式與功能，而孔子已然超越這世俗的層次，達到從心所欲，反求諸己的境界了。

將此段師徒之間的對話，放在今日修道的目的來說。「性、心、身」一以貫之的修煉，要求自己如何「留其本有，去其本無」，如此，心之所向，身亦隨之，自性自放光芒；此三合為一，謂之「貫一」之功夫。孔夫子在生活上、祭典上及心靈體悟上，都能一以貫通；在人是「性、心、身」，放大之則是「天、地、人」合而為一。並非倚靠仙佛來庇佑，或倚賴點傳師拉我們一把，這都是看人來修，不看理來修。

反之，心之所向，身之所背；有

外人在則彬彬有禮，在家則囂張猛厲，這是一化成二，隨著情慾發散，則煩惱妄想層出不窮，早將道理拋諸九霄雲外；如同子路著重形式、看重世俗般，卻忽略了真理所向。

性理切入 生死同源

在修行的路上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天命與因緣，這個天命與因緣縱橫交錯，沒有一定的規則。如何因應這個天命與因緣，才是修行的使命所在。

有一位開荒的點傳師，竭盡所能在異國以生命來辦道，其人臉色紅潤，笑口常開，聲如洪鐘；為人易親近，也有其一定的威儀。

有一年春節，聽悉這位點傳師蒙主所召，令人驚訝！不可思議。

後來聽說，那一年這位點傳師如過去一樣，回台灣過年，年初道務之事畢，有人以關心的口吻說：「色不佳，檢查一下身體如何？」

這位點傳師聽了建議，到醫院檢查，經檢查過後，被證實為癌末，且無法治療。可直接說是：躺在醫院等死罷！

此時，關心的人一波一波地湧來，並集體向上天祈求、向仙佛請命。仙佛給的答案是：「生死拉平。」

「生和死」是個圓嗎？是圓的話，

則不應被分割。然而，生時，祝賀盈門；死時，惋惜聲不斷。生和死是圓，則無始無終，應沒有賀與嘆。事理，有始有終；性理，始終如一。

求道時，諸原佛子皆是「幸受真傳」。何為真傳？道統真傳、天命真傳及性理真傳。道統、天命真傳由上

天所決，性理真傳由自己所修。今實言者為性理真傳，既是性理，當圓不當圓？當圓則「生死拉平」，無喜亦無憂，故而不用求也。

如孔子所言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

(續下期)

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

一貫道基礎忠恕道院

歲次乙未基礎忠恕先天寶塔春季祭典
訂於民國104年(2015)3月28、29日隆重舉行
敬邀諸位道親與寶眷蒞臨祭拜

- 祭典分配梯次、日期和時間，請詳閱通知書。
- 若未能參加3月28、29日春季祭典，請於3月21日起至4月6日清明假期之間，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3時，逕行安排適當時間自由祭拜。
- 響應愛地球，歡迎自備環保碗、筷、杯。

3月28、29日先天寶塔春季祭典，交通資訊：

1. 搭火車請在桃園火車站下車，乘車處在遠東百貨前地下道出口附近，有一貫道道旗和參加祭典乘車處的看板標誌。
桃園火車站接駁車時間：早上7:30-10:30，下午12:00-14:00
2. 搭台北捷運〔中和—新蘆線〕(往新莊、迴龍方向)請在迴龍站下車，走出1號出口，會有服務人員引導，也會有一貫道道旗和參加祭典乘車處的看板標誌。
迴龍站接駁車時間：早上8:00-10:30，下午12:00-14:00